

中國方志叢書・第二一九號

據

民國藏進巧修唐本心纂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影印

廣西省

雒容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096569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臺一版

雒容縣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五號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曰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n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為政津梁

黃旭初題



文獻足徵

黃鍾岳題



雒容縣志序

藏君進巧宰雒容書來爲雒容縣志索序序者序其書之內容也序其爲書之意也書不得讀序其爲書之意云爾

志者誌也誌已往之陳跡以示久遠用資觀感也夫天地一洪爐也萬物一芻狗也以芻狗之萬物而棲息於洪爐之中剎那間遞變之跡已不可紀極彼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靜者之變猶如此則文化也政治也經濟也人事之動者更可知不有記載則後無以証今今無以攷昔可寶之人事不幾與草木同腐邪晉之乘楚之檣杌魯之春秋寓褒貶別善惡關於人事焉耳而今之所爲志者人事之外於自然現象其遞變之跡亦悉記無遺其昭示來茲者更深也

雒容毘連柳州柳州昔爲柳侯駐節地流風善政在在足資觀感則此縣志之修誠不可已也詩可以興可以羣吾於縣志亦云然藏君其知本矣是爲序時民紀廿三年季夏月也容縣夏威

雒容縣志 夏序

二

維容縣志序

人羣演進世變靡常不有陳跡之記載而歷史無由形成焉故褒忠貶奸爲後世稽古之根據者則正史尙矣若夫采風問俗抉幽揚隱固有賴於省縣志書以補正史之不及吾桂省縣志多成於明清兩季采輯未周諸待增補鼎革以還變亂迭起擾攘之秋無暇及此而板本亦漸消滅彌足惜也省政當局慮文獻無徵乃有重修之舉廣延碩儒設局治事旁徵博引抉發無遺一時蔚爲大觀今秋維容縣長藏君進巧馳書告縣志修纂藏事此後發草澤之幽光揚荒陬之文化其造福地方後世者殊深喜其勇於任事樂爲之序俾後之覽者知編纂之不易而謀所以保存愛護之也民紀廿三年九月蒼梧李品仙序

鍾容縣志 李序

四

維容縣志序

劉士毅

志旣成知縣事藏君進巧書來問序余學殖荒落久歷軍旅功業未立何有於文烏足爲志重惟君講學軍校與余雅故安得默爾而息今之所云但抒余於此志之成所感云耳聞之先民日經緯人倫以文戡定禍亂以武故武功所播文亦隨之觀夫歷史信有徵矣昔五胡亂華中原俶擾文獻典章掃地殆盡後如五代之季朝局幻於獻蜚冠冕賤同臧獲馭夫走卒跋扈鴟張馬上誇豪詩書阨阱文明塞晦弃代無徵則知稽考典章紀綴掌故志山川美風俗摠懷古之幽情發先民之潛德必於戎馬底定之後惟桂僻處邊垂爲西南屏障雖無金湯之固實負山川之險天賦其民以慄悍勇決之資紀元以來一治一亂不絕如縷當夫政綱解紐推蕪剗剗之徒蜎磔起藪澤蠶扇襲城池民墜塗炭不樂有生今當局殲厥醜類如竈上騷除塞其汙原與民更始其後滇湘及粵同舉無名之師虔劉邊境喋血郊垆於斯時也局勢孤危樊籬撤毀譬彼舟流罔知所屆而領袖者志圖存趙義不帝秦柳州據固根本是樹危城必復一旅親持募死

士以斫營犯長圍而突擊蒼黃四戰辛苦經年推弱以敵強率寡而退衆卒使山河再造半壁清夷內安外攘功告成矣復以克捷莫果於民志恢宏必因於資力民志不可以不素定資力不可以不豫儲爲一勞永逸之規施生聚教訓之政董理民團顯獎耕戰三年有成百廢具舉而維容縣志適茲時成書此雖由藏君領導之力與縣中人士敬恭桑梓之誠有以致之亦足証文事武備相資爲用耳嚮使領袖無堅忍不拔之心局勢淪慘却不復之境即希臘羅馬之文明只足供後人之憑弔則區區維容之文物恐同荒烟蔓草以漸滅安克觀今志之成耶柳州之守桂之多難縣人士必多見之當不謬余所云獨怪秉國鈞者以山河以媚仇敵文物隨以亡而不惜此余執筆泫然不可以已者矣

雒容縣志序

縣志者何所以紀人羣演進之跡爲地方文獻之寄者也數千年來亂日多治日少復無人焉探蹟索隱繼繼繩繩以振其緒後有作者亦不過執塗人而問故事憑臆說以定然疑文獻無徵事實莫究謂爲信史詎可得哉自章實齋創州縣立志科之議而其旨大明自洪亮吉胡虔雒二氏先後立縣志體例而其法大途今政府編纂邊疆歷史定搜集目標十七項亦可爲志料蒐輯之借鏡循備守轍慘淡經營良史之資抑人民之榮瘁政治之隆污之所繫也考雒容立縣肇自唐代歷史過程迨千餘年矣其間疆域之變遷人口之增削政治之遞遭人物之盛衰殆不知凡幾頻年多故舊籍蕩焉無存慧給縣長慨然憂之與其賢士大夫謀所以屺修新志以繼往開來之心行鉤深致遠之意洵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顧修志之任至重也大則難工細則易審必採訪者各舉其職然後材料乃徵翔實必主編者洞知世變然後鑒裁乃底精嚴且必假以優閒之歲月從容探討執簡御繁而後斟酌盡善乃能廣流傳而垂永久慧給果有意乎則

願若司馬溫公之撰通鑑所爲長編稿多至兩屋其取材之博可師也更願若孫星衍洪亮吉二氏之修志考證古今山川細針密縷綱舉目張其用力之勤可師也至如溫公之成通鑑以十九年史記起於太史談而成於子長漢書起於班彪而成於孟堅類皆積數十年之功乃稱良史非可苟焉而已余銜命董率柳區行政對於各縣志書搜羅不殫餘力卒以舊志散佚應者絕少兢兢焉以文獻湮滅是懼茲以慧給問序之會因書其平日所蘊而未發者以歸之知言君子或有取焉民國紀元二十三年九月平樂尹承綱振常氏謹序

序言

志書之作由來尙矣國有一統志省有通志縣有縣志良以其關係歷史文化至重且鉅不可闕如也攷夫雒容原漢潭中縣地唐分置洛容縣明天順末被毀於賊邑民奔米洞居之後復移歸清改洛爲雒遞嬗迄今其間地方之疆域沿革及古蹟險要人物物產風俗等種種變遷尤不可不有以紀載顧本縣有志始自何代修自何人內載若何已無可考進巧奉命來長是邦下車伊始屢索取閱以觀風化卒不可得詢諸邑紳僉謂因遭兵燹久已散失居恒引以爲憾爰於本年春延聘縣屬碩學通儒組成編修縣志委員會從事編修總其事者爲唐君本心協其事者爲秦君樹忠崔君傑才秦君樹勳袁君鴻翰陸君修棘陳君克良胡君化成廖君竹賢黃君福文吳君厭卿楊君尹候等共十二人歷時半載幸告藏事雖其中事實之采輯材料之蒐羅容有未週然尋墜緒於茫茫續志乘於既絕保存文獻發揚文化俾後者足以資考鏡其於雒容前途詎曰小補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 七月 日武宣藏進巧識